



文史之辨

——历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研究

历史本来是生动、鲜活、充满激情的，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李海涛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文史之辨

——历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研究

历史本来是生动、鲜活、充满激情的，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李海涛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之辩：历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研究/李海涛著．—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201-07271-5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历史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K—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35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字数：180 千字

定价：29.80 元

序 言

让历史更鲜活,更有吸引力

海涛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天津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有许多教学感受。由于我也从事这门课的教学,我们常在一起交流,颇有同感。几年前,海涛教授申请了教育部的科研项目“历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研究”,几经寒暑,终于成书,在即将出版之际,海涛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

在国内各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中国古代史是一门专业主干课,或称“门面课”,因为这门课时间跨度大,涉及问题多,内容涵盖丰富,对学生专业素质、专业技能的培养至关重要,同时对老师要求也高,没有一定基础和功力是很难驾驭这门课的。海涛教授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多年,讲授了“中国古代史”、“《史记》导读”、“中国史学史”等多门课程,他对教学精益求精,对学生认真负责,在教学中注重文史结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魅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大学历史教学作出了可贵贡献!

历史是人创造的,有了人,才有了历史。因此历史应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的创造、奋斗和生活,而人是有感情的,因此,历史应该是生动、鲜活、充满激情的。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渗入了过多的主观概念,且其中有不少是过时的、不准确的,教科书简单化、公式化,不见物,不见人,老师上课照本宣科,不生动、不活泼,严重影响了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改变这种现状显然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念的更新。海涛教授面对现

实,联系历史,决心在教学中注重文史结合,让历史课融入文学的风采和活力——他这样做并非异想天开,实际上文史结合本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书要有可读性,课要有可听性,海涛的课受到学生这么热烈的欢迎,不正说明他的改革是成功的吗?

目前,“历史热”在大陆悄然兴起,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不公现象严重,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增大,在这种背景下,阅读历史,神交古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成为人们的迫切追求。现在无论青年学生还是社会大众,对历史讲座和历史书都愿意听,愿意看,前提是易懂、有意义。我们却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史学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出现了严重的滞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脱离社会大众而变得僵化和官僚化。有的史学论著竟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同行的读者,更有的研究项目不仅与现实无关,连自身也无甚价值。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而这一领域不可能是真空,君不见,这几年“时尚史学”颇为流行?这种“史学”就是披着讲史外衣,肆无忌惮地搞笑、娱乐,比如有一本书这样写司马师之死,说:“在司马昭接过大权后不几天,魏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实际最高领导者司马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说晋天下》天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真不知道作者这样写是何意?这种混淆时空的随意胡侃,也许对成年人没啥影响,但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且不说历史观,就这套表述方法也会使他们变得玩世不恭,油嘴滑舌!更有甚者,有的全然不顾历史时代,对历史人物随意比附,造成历史观念的错误。

欲改变此种现象,一个人也许是无能为力的,需要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是,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肃的科学态度治学、授课,从我做起,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对于历史教师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海涛教授兢兢业业,多年如一日,凭借高尚的师德,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文学修养,努力探索,大胆实践,走文史结合之路,教书育人,让历史更加鲜活,更有吸引力,实在难能可贵!

这部大作是海涛教授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充满对教学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心,很值得一读。我非常同意海涛对这部书的界定:“从理论上认识历史教学进行文史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使文史结合这个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理直气壮地光耀于历史课堂之上;又从实践上总结走文史结合之路的经验,为历史教学远离枯燥、呆板,探索、开创文史结合的新途径,提供一种借鉴。”

衷心祝贺这部大作的出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孙立群

2011 年元旦

前言

——回归与创新:走出困境的探索

历史教学中的文史结合研究是关于历史著述中文史结合问题的引申研究。引发这一研究的导因,根源于学习历史过程中一种敬而远之的奇怪现象——喜欢历史又难于亲近历史。不少学生感叹历史课学习的枯燥乏味。我们的历史教育的目的与效果出现了相互脱节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从事中学、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师们,已经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种种努力,力图改变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文史结合。

文史结合本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为“或腴辞润简牋,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①的《左传》,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②的《史记》,就是这一优良传统的杰出体现。对此,古今学者不断地从理论上给予了总结。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对历史学中的文史结合——“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③——作了一个更精简的概括:历史文学。2002年第4期《史学史研究》登载了周文玖先生题为《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的综述性文章,又进一步为今天从事历史研究与著述的工作者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当然也可以

①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六·杂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51页。

②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08页。

③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成为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借鉴。但有所缺憾的是这种总结讨论在直述文史结合与历史教学的关系上还有许多不足。

历史教学能否适应文史结合的手段？理论上的困惑首先需要解决。这说到底是要探讨历史、史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深入探讨历史的本质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们“自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①，它是现实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生生的客观活动过程。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而人是有感情的。历史本来是生动、鲜活、充满激情的，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去重现那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将它重现出来”^②，“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③。优秀的史著应该也完全能够做到既能以理性警人，又能以情感感人；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

历史教学与历史著述是对于历史过程两种不同形式的表述。但它们是否可以运用文史结合手段的道理却是相通的。历史教学是教师主要用语言的形式将历史学的成果展现给学生，与他们交流，既给予知识，又给予启发，从而达到历史教育和培养史学人才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致使我们的历史教育只剩下干瘪的条条框框，我们有必要继承千百年来历史学留给我们的文史结合的传统。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辩证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②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历史教学如何走文史结合之路,既需要我们借鉴传统史学的经验,又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总结历史教学实践的经验。因为历史教学与历史著述毕竟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过程,创新才更具生命力。

笔者系在大学任教多年的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着文史结合理论,不断构造着文史结合讲授历史的新设想,本书的目的在于既从理论上认识历史教学进行文史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使文史结合这个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理直气壮地光耀于历史课堂之上;又从实践上总结了走文史结合之路的经验,为历史教学远离枯燥、呆板,探索开创文史结合的新途径,提供一种借鉴。

每一位历史教师都有自己独到的教学艺术,只要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文史结合的领域,都会总结出独具特色的经验体会。探索之路,难免粗疏有失。本书诚欲获得教师同仁方家学者指正,期望抛砖引玉,期待文史结合之花竞放,以使我们的历史教学走出教育与效果相脱节的困境,实现历史教学教育的本来目的。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回眸历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文史结合	(1)
第一节 历史的本质与文史同源	(1)
第二节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历史的文字表述	(12)
第三节 理论家的声音	(42)
第四节 同样的追求——“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西方 历史学也曾经历的过程。	(52)
第二章 归来吧！文史结合之风——历史学的反思与历史教学 的呼唤	(63)
第一节 并非一帆风顺——历史文字表述的却步	(63)
第二节 文学的历史乘机而进	(67)
第三节 与文学对话——历史学的反思	(91)
第三章 开辟新的途径——历史教学运用文史结合手段 探索	(99)
第一节 诗词联谚，或考或评——增学识，利分析	(100)
第二节 标题子目，新颖动人——学之始，能入胜	(115)
第三节 韵文述史，概括凝练——可吟咏，强记忆	(125)
第四节 情史交融，自为诗文——诉心声，利交流	(133)

第四章 结合之花在绽放——文史结合进行历史教学的效果

见证..... (215)

第一节 回应——充满着激情与思考..... (215)

第二节 创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224)

结语..... (233)

附录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关于鲁迅论《史记》的一点

思考..... (237)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由来与发展..... (247)

传承优秀文化，提高人文素养，走好大学人生路..... (257)

诗文辑录..... (264)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75)

第一章 回眸历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文史结合

我们以往的历史教学注重历史规律的阐述,注重唯物史观的应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不少学生感叹历史课学习的枯燥乏味,喜欢却又难于亲近,因此敬而远之。我们的历史教学面临着教学教育与实际效果相脱节的窘困之境,于是便有了走出困境的探索。其中一种探索将目光投向了文史结合这一历史学的古老却仍具生命力的优良传统。回眸这个传统,正是在探索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第一节 历史的本质与文史同源

一、神话传说告诉我们——文史同源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以后形成的一门学问,而它所研究的对象——人类的历史却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发生了。历史学的文史结合传统,在历史学诞生之前能否探寻到它的源头或曰萌芽?若探寻到文史同源的现象,那么这现象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这应当是我们回眸历史学文史结合传统时的第一思考。

我们的探索从人类童年时期开始。

人类的童年时期,没有文字,也没有史学。但是人类对自己历程的思考却是伴随着自己的诞生便开始了,它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加强。

对自己历程的思考是一种回忆,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意识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物质生产能力还极其低下,但人类已有了思维能力。步入氏族公社的大门,人类变最初的渔猎采集活动而为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思维水平也仍然很不发达。先民们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时,难以作出正确的解释,于是产生了一些神秘的想象,以为自然界不但有意志,而且有强大的力量;同时,先民们希望自己也强大起来,希望能征服一切为害于己的自然力量,也期盼那些强大的神秘力量能给自己带来福祉,能为自己所用。自然力被人格化了,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神的观念出现了。先民们用这种思维去解释所遭遇的一切,期盼着神来帮助他们战胜灾难,同时也用这种思维去解释和总结人类自己已经获得的一切成功,给自己的祖先、首领也披上了神的外衣,这些神灵能使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这些解释、期盼、总结欲望的加强,便促成了人类最初的回忆记事的产生——口述、耳闻、脑记(有时辅以结绳、刻木),代代相传。这就是人类远古的神话传说。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神话传说。其中不少神话传说借助文明时代到来后的文字记载(如我国的《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列子》、《三王历记》、《述异记》等)而保存下来,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最初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风貌特征。

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是我国远古颇具代表性的神话传说。且看有关这些神话传说的文字记载:

女娲补天: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燼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

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①

精卫填海：

《山海经·卷三·北山经·北次三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②

羿射九日：

《淮南子·卷八·本经训》载：“逮至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猼訑、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猼訑，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至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③

大禹治水：

《淮南子》载：“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④

《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载：“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闢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⑤

①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册，第95页。

②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③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册，第117、118页。

④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载：“启，夏禹之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事见《淮南子》。”《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190页。

⑤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册，第331、332页。

上引诸例向我们透露了这些神话传说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它总与人类真实的艰难生活和顽强斗争紧密相连，是对自己的经历的一种原始回忆，因而具有历史思维的特征：“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颙民”，于是“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于是以木石堙东海。

第二，它记述的内容是鲜活生动的，既有“在人们的幻想中通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①奇幻而鲜活的神话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生产斗争的真实具体的生动描述，因而具有原始的文学艺术思维的特征。“火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是先民们曾经经历的灾难，“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颙民生”是先民们艰难斗争的胜利成果；那个能“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虚幻神奇的精卫鸟，外貌却是自然界里活生生的鸟的形象：“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抛开“十日并出”的神话，“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正是大旱之年先民们对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的回忆和描绘；洪水泛滥，鲧、禹两代治水，鲧死而禹身化为熊通山治水，以及禹“沐浴淫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平治水土”等种种生动描绘，也正是先民们对领导自己与洪水作斗争的英雄的赞颂和怀念。

如此看来，这些神话既是虚幻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虽然这“历史的”实质是先民原始历史意识的体现，它还远不是文明时代的历史学，但却是形成历史学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的历史意识是历史学的源头。这“文学的”也并非现代意义的一门学问的体现，但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里也看到了文学的源头。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是指关于语言艺术的一门学问，是用语言去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原始社会时代，我们的先人有没有文学的活动，迄今为止学界说法不一。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但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生活,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远古的神话传说,正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具有文学艺术特征的对生产、生活本身的回忆。这种回忆既是一种原始的历史思维活动,也是一种原始的文学艺术活动。

于是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看到了文史同源的现象,这本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有过精要的概括,他在《史学要论》中谈到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时讲道:“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和传说的缘故。这些神话与传记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文史同源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为究其因,我们就必须探究考察人类进行历史思维活动和文学思维活动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历史——本身的本质特征。

二、“现实的人”与“第一个历史活动”——历史的本质与特征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能够劳动。对于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堪称精彩的表述:“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改造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也促进着自身体质的进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同时造就了产生意识的自然基础——人脑。人类的意识正是人类对“第一个历史活动”过程的感知和认识。这样“第一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个历史活动”就成了人类意识产生的源泉。

这“第一个历史活动”既包括旧石器时代的采集、渔猎,也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原始畜牧业的生产。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极其低下的生产力,使先民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那么举步维艰,然而又是那么丰富多彩。“第一个历史活动”不可回避,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第一个历史活动”不可遗忘,因为它有经验需要去总结;“第一个历史活动”值得追忆,因为它凝聚了人类的创造愿望和实践、创造成果和美好的期盼。“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真真切切鲜鲜活活的。前面我们所说的原始的历史思维活动和原始的文学艺术思维活动的源泉就是这活生生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种种特征无不缘于这个“人”的特质,这是我们认识“历史”本质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给了我们科学的回答,他们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而“不是处在某种幻想、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而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②,这些“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③。这些“现实的人”既包括进行物质生产的人(他们是“现实的人”的主体——劳动者)也包括进行精神生产的人,他们自身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推动着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的本质,它是现实的、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生生的客观活动过程。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曾对“历史”作过这样一段深刻而通俗的概括:“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③ 同上,第124页。